

第三十回 崔攀鳳喜求佳偶 劉燕玉踐盟自縊

卻說素華說明夜夢與皇甫郎入花園拜月訂親，又料小姐寬宏，日後必令我陪嫁，立我為妾，不料小姐徐庶走馬薦孔明，家母貪圖富貴，勸我代嫁。一則不負皇甫郎拜月之夢，二則代小姐報仇雪恨，故行刺技術。天幸景夫人搭救。蒙義父母十分愛我，不意又會著小姐；真是上天憐憫。酈明堂謝曰：「但姊姊既念皇甫拜月之約，又怎肯拋球搭親？」素華曰：「只因梁相夫妻主意拋球，我立意自盡，幸且老托夢贈詩，疑是得會皇甫郎，及見彩樓前，無有人影，立志候候尋死。見行聘首飾，多是小姐舊物，又疑是小姐改裝，得中狀元，又恐不是。」說罷，即向牀櫥下取出一把雪亮利刀，與酈明堂觀看。明堂曰：「既欲結親，何故牀下藏刀，大為不祥，莫非行刺於我麼？」素華曰：「非也，我恐不是小姐，待合盞之時即便自刎。我為著這姻緣，真是腸斷。若今幸有小姐作假丈夫，可免出嫁惹禍，好待皇甫郎出頭，定此終身。」酈明堂曰：「耽誤姊姊佳期，日後姊姊若完親成就，當讓姊姊為正室。」素華大諒曰：「奴母女受小姐滿門大恩，無可報答，但願為偏房足矣。」二人說說笑笑。酈明堂一時高興，把素華抱在腿上，贊曰：「姊姊如此花容，令我銷魂。」素華右手扳住酈明堂香肩，笑曰：「小姐年輕，緣何調戲奴家，豈不作怪？」酈明堂笑曰：「姊姊好不曉事？今日完姻，誰不知爾是我夫人，少停還要興雲作雨。」素華笑曰：「我已兩次花燭，俱成虛話，著實可笑。」酈明堂笑曰：「爾好貪心不足，嫁我乃是才貌雙全的丈夫，滿城婦女稱羨爾好造化。」素華曰：「婦女怎知爾乃是中看不中吃的東西，若是真正梁小姐，來早一定鬧事。」酈明堂便說起日間連家父亦不敢認，莫道姊姊難辨真假。素華曰：「小姐今番得志，比前秀媚更多。」言訖翻身，雙手攀住酈明堂粉臉，開口把玉齒輕輕向酈明堂右臉咬曰：「小姐花容，令人愛煞。」二人寬衣上牀，共枕而睡，比真夫妻更加相得。

天色始明，夫妻起牀。二人洗面畢，酈明堂梳洗過了，素華正在梳洗，酈明堂坐在旁邊，代其掠髮。奴婢報知梁相夫妻日廣姑爺在房替小姐掠髮。梁相笑對夫人曰：「女兒夫妻果然相得，不出我之所料。」夫人喜曰：「兒婿夫妻相得，我老夫妻便可無憂。」須臾間，酈明堂夫妻出來謝親，好似一對玉人，梁相夫妻好不歡喜。從此酈明堂夫妻孝養二老，待下以寬。

當下酈明堂下樓，步出不遠，只見榮發疑問曰：「小婢昨夜替爾憂，未知梁小姐相待若何？」酈明堂曰：「有我這尊容貌，自然歡喜，何必多疑。」榮發曰：「老爺乃假男子，有名無實，怎得歡喜？」酈明堂密將蘇映雪前事言明：「若相見，休說前情。」榮發驚喜欲狂曰：「機緣湊巧，天公弄兒一至於此，實為可喜。」正言間，家人執姑報曰：「新科眾同年來拜賀。」酈明堂忙接進後堂待茶，方才退出。

過了數日，吳道庵已選了江甯蘇州府吳縣知縣，文憑部札，盡是酈明堂代為領取，全不費力，即欲回鄉同妻子上任。酈明堂寫書交其間康若山夫妻，並讓我義父寄銀上京，請還俞智文，俟其翰林出缺，補授有權職任，即請雙親上京，同享富貴。又寄小玉緒一對，並御駕簪掛那一對金花，付與賢弟元郎，日後聰慧勤讀。吳道庵倚著康若山義子現為翰林，親翁又是首相，合省官員俱稱為老太翁，康氏亦稱老太太。酈明堂在朝跟駕，遇事即直言進諫，凡有國政，言皆合式。成宗喜其聰慧敢言，十分厚禮。凡朝臣遇有小過，酈明堂存心為其迴避，文武官員俱感厚情。五直和眾，今已完親一月有餘。

且說當年劉奎壁外祖母之子顧寇義，有胞妹與本處人崔樹敏為妻，崔亦進士出身，做過兩任潮廣布政，身亡。生下二子，長名攀龍，年經三旬，中過二甲進士，告假養親，回家將已限滿，部文催進京，就選外任知縣。次子名攀鳳，年十八歲，人材俊雅，文學精通，且為人純厚謙恭，人人欽仰，十三歲即入泮，前聘張家之女為妻，上年春初，張氏病故，崔攀鳳五欲求聘佳人。那顧宏業一日請崔攀鳳母子來家，留下兄嫂辦來看待。次日，顧太郡因次子奎壁進京，二小姐劉燕玉卻又盡孝；顧太郡比前加倍愛借，即著江進喜母子同守府第，自帶燕玉來到顧府前下轎，諸位女眷迎接。此時燕玉小姐年已十六歲，更加嬌豔，崔攀鳳一見，不覺神迷，尋思三年不會，不想如此美貌，且又眉目慈善，何不告知母親，求其良緣，就躲在左右偷看。燕玉見表兄注目觀看，情知不懷好意，自思我已守皇甫少華之約，表兄雖有才貌；怎可失節，寧可迴避為妙，遂同顧家女伴竟進內房言談。崔攀鳳密對母親說：「欲求表妹為妻。」崔母卻亦歡喜，便向二兄弟說明，求其相幫求親。顧宏義曰：「待弟為媒。」商議停當。崔攀鳳曰：「待吃午飯再細看，若無破格，方可求親。」顧宏義曰：「待我請他會親，看定了，求親未遲。」二顧同攀鳳母子來見顧太郡，崔母對太郡曰：「數年不見次甥女，長成如此美顏，真是可喜。」崔攀鳳即下庭迴避。顧宏義曰：「弟出仕外省，請外甥女前來會親。」女婢進內來請，燕玉情知不是好意，愈不敢出。女婢出來復曰：「二小姐懷慚不出。」太郡不悅曰：「這妮子好做作，自家至親，有何害羞，偏要他速來。」女婢只得復進來見燕玉，把太郡發惱言語說明。燕玉無奈，出到堂上，先拜兩位母舅，後拜姨母、母親，然後坐在下邊。崔母與他說些閒話，燕玉告辭，入內而去。崔攀鳳已飽看了，密對母親、母舅說明，願結良緣。

少停，午飯後，崔母曰：「大孩兒不久進京就選，要做知縣，夫妻一同上任。二孩兒姻緣未定，我又年邁，無人照管家務，甚是可慮。且喜次甥女燕玉，年貌與攀鳳相當，幸次甥女姻緣未定，我意欲求賢妹俯就這段良緣，亦是親上加親，未知賢妹尊意若何？」顧宏義曰：「燕玉適配攀鳳，正是郎才女貌，弟當為媒，成就此段良緣。」太郡曰：「賢弟、姊姊，此事極好，奈此女非我親生，賢弟當寄信進京，請國丈主裁方妥。」顧友義曰：「待我修一書，二姊亦修一書，我立即上京求親。國丈識得攀鳳言容，諒必應允。」說罷，令家人取過文房四寶，太郡並顧宏義各修一書，向劉捷求親。封緘停當，顧宏義立喚一名慣事的家人，步行起身，攀鳳好不得得意。早有奴婢報知劉燕玉，燕玉如有亂箭攢心，尋思此事父母必從，崔攀鳳雖才貌雙全，我想肯從母命，背盟負約，辜負皇甫少郎？萬一逼嫁，即效孟氏投池，保全名節。想到此，恨不得即時回家，與江三嫂商議。從此寢食俱廢。

到了第四日，太郡母女方才回府，江三嫂迎接入內。燕玉即回曉雲閣。教飛鴛下樓，便對江三嫂曰：「奴的催死文到了。」江三嫂驚問曰：「何事？」燕玉即將崔攀鳳求親，並二母舅寫書上京言明：「諒父親必允親事，未知江三嫂何以救我？」江三嫂癡呆半晌，尋思，我又無計，小姐性烈，萬一尋死，怎生是好？且用緩兵之計，安慰他勿尋死，再作商議。遂歎曰：「小姐何必認真，舅老爺寫書求親，老爺未必聽從。」燕玉曰：「表兄才貌，家父素所深知，且又親上加親；焉有不從之理。」三嫂曰：「古云『姻緣事非偶然』，豈有一說便成之理。若果聽從，我自有計保全你名節。」燕玉方才心寬曰：「爾若不設計救我，唯一死而已。」江三嫂曰：「莫緊急，我自有妙計。」

且說那顧府下書人行到次年二月初旬方才到京，直到劉府報入。此時適遇連登指揮三日前回朝奏稱劉奎壁與劉捷、劉捷三子

悲傷，一見求親書信，燕玉長成，崔攀鳳人物俊雅，況是書香一脈，遂修兩封書，一寄與顧宏義告知許親之事，一著太郡遣女出嫁，交付差人帶回。下書人直到四月間方回雲南府昆明縣。先見顧宏義，顧即把那封家信著下書人送交與國丈府。燕玉小姐是日正與太郡在後堂閒話，忽聽得雲板響，奴婢報曰：「外面報稱，顧府家人往京求親回來，帶國丈回書來報。」太郡曰：「待我往見便屈。」即移步而出。燕玉尋思，生死全在此書，忙隨後而出。太郡想起前日舊事，恨對燕玉曰：「為自己姻緣，便會如此關心，要裸消息。爾二嫂，爾便引到後樓技術；豈不可恨！」燕玉聞言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即停步不敢隨出。

太郡到後堂坐下，燕玉閃在屏後偷看。太郡拆開書信，先看幾句，笑曰：「因親求親，果然許允。」燕玉聞得此言，急得精神飄蕩，入內去了。那太郡看下去，方知奎璧請奏出征，失陷賊巢，太郡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，人事不知。奴婢一面入內報知小姐曰：「太郡昏倒在地，人事不省，請小姐救護。」燕玉正要進內與江三嫂商議，聞得此言，慌忙奔出後堂。與眾婢扶起太郡，扶在椅子上坐下，取書來看，方知兄陷賊巢，亦覺悲傷。太郡大哭曰：「可憐嬌兒，怎受得賊巢苦楚！」真是肝腸寸裂，令人傷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請呀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